



傲骨 禅心

张加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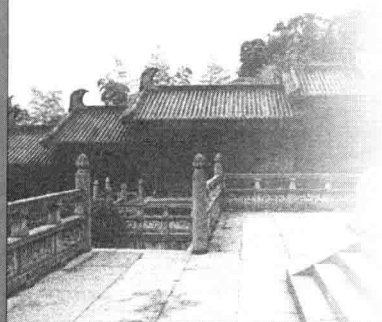
民间崇尚虚无缥缈，在那
幽曲的花篱里，那些自幼
清高的儒子们喜坐在古屋的
阴影里，透过格窗，看那古
巷垣墙上的斜阳，目送多少
唐朝汉恨，多少烟雨濛濛，
吟六朝芳草，忆一曲秦淮……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张

傲骨 禅心

张加强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傲骨禅心/张加强著.—2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1

ISBN 7-80627-948-2

I.傲... II.张...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8850 号

傲骨禅心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210 千

印 张:11.25 插页 3

印 数:1—5 000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948-2

定 价:2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寻找远逝的江南(代序)

倘若这个世界还有原先,还有旧时月色,还有过去的时光,这个地方便是江南。行走在江南软土,偶然间踩到的散珠落玉,发现是江南精华,好奇着串联起来,放胆着交给读者数落去。

—

徜徉在宋词的意境里,很古典地品味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氛围里,身心让黄鹂婉转、燕子啁啾的软绵绵的江南紧紧缠住。

周太王的长子泰伯自愿放弃王位迁居被称“荆蛮之地”的江南垦荒,在今天的无锡梅里建吴城,转眼三个春秋,曾经沧海之后,“荒蛮之地”竟成“梦忆之境”,令无数英雄竞折腰,令无数文人魂魄销。

江南的风是轻的,只撩人表面,只让人感到它掠过而已;

江南的雨是疲惫的,倦怠的,无法爽快,仿佛不想从寂寞

和沉睡中醒来；

江南的山是灵性的，虽无质感、缺霸气，但能聚人气，育一方深沉；

江南的石是女性的、柔软的，年久日长以后，光洁如玉，裸露出一种性感和占有欲；

江南的田野总是滋润，但却害羞，拒绝展示赤裸的胴体，故难见肌肤与刚毅，所有的隐私化为色彩斑斓；

江南的桥是装饰，是风景，是理念，是哲学，欣赏和被欣赏都在其中；

江南的河是气量、是心胸，拒绝所有的不公，气势汹汹的官船，富绰豪华的商船和简陋寒伧的夜航船均被无私地承载；

江南小镇清一色的青石小街，精品深藏于小巷，老底子叫做“弄堂”，弄内偶尔的门楼是一个镇的猜想或秘密，古镇的神秘由此生发；

江南的古井直通历史深处，井不管深浅，只要常用，定有碧水，只要细究，必有经典，井的传说与故事，屡屡验证江南小镇为何藏魂隐魄。

在江南看生活，只有美丑，无所谓对错；

从生活看江南，依旧魅力无限，风情万种；

从世俗看生活，还是江南的好。

二

石板小街作为一种文化，是汽车时代以前和帆船以后的

事。人在这里适合过闲云野鹤似的生活，一定不是他的本意或初衷，长袍马褂、青面布鞋并不昭示着博学，是一个生存方式。

马致远钟情“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安逸生活，张志和神往“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隐逸日子，杜牧不忘“十年一觉扬州梦”的风流往事，李煜长叹“一江春水向东流”，落难君王梦江南。即使是布衣少女，“采莲南塘秋”，即使是匆匆旅人，“路长梦短无处寻”。

邱迟看江南“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江南旖旎的风光在清丽的词句中跃然而出。陈寅恪学贯中西以后，回眸江南，宛若依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少妇。张大千眼里，江南生活在水里，烟雾飘渺。

西湖太湖秦淮，一条鲜艳的血脉，流淌出了江南精华，流到宋人那里，江南成为一种人生范式，一种天堂式的境况。我呱呱坠落在江南小镇，一生未曾离开，却几乎访遍所有小镇，发现江南小镇们一个模式，平静如太古，码头酱坊、药铺烟店、酒楼茶馆、小桥石岸，组合成江南小镇的基本格调，小镇上屋檐不敞，住家不多，不远便见田野，农舍俨然，依稀耕种人家，在江南过日子，调理得好，很有些神仙味，不会有局促悒郁之感。

牵一根柔肠在小巷里转悠，摆脱不了一水幽远。江南文章永远的不能做完，即使想做。江南的城镇倘若要作细品，内涵不能见得，石拱桥、石驳岸、踏级入水的石阶、依水而立的宅第、沿河而去的街巷、柱廊翘檐的街楼，高墙深院与沿街骑楼

连成一体，高低错落有致。大户人家一般藏于深巷，青石板将华贵铺进，雕花门庭，石柱石阶庭院中透着古朴秀美之气。住宅高敞宽大，木质长棖窗扇，广漆楼梯地板，主人不管有无学问都有附庸风雅的爱好的，旧书字画、雅致古董、盆栽小景，直往悠闲上靠。风景远逝以后，追忆起来，会起一种莫名的沉郁的怀旧幽思。

在这样的地方养性，可以深藏虚谷，可以不偏颇也不逃避，不焦躁也不颓唐，可以做些怀抱清旷的事体。再贫寒的人家，日子照样过得滋润。

三

江南河湖的烟水芳草，依湖古城的迤逦气韵，傍水青山的松风幽径，修竹清池，构成江南山水的倾情之美，构成这温柔富贵之乡、大雅与大俗共融之地。

江南的古村落，行走得慢的，与时代失去了联系，作为一种标本存在，但居住者却是鲜活的，现代的，与外界的关联是隐藏的，用一种不敞开的开放姿态欣赏着自足。江南的树木不乏千年以上，樟、槐、榆、松、银杏、黄杨，都喜欢成群结队地遮掩着大地，将古典呵护。

江南的水散发在空气里，湿润的气息让男人不能为英雄，女人极易为狐狸精，令世界销魂铄骨。顺着江南小镇的小弄走进时间深处，会发现青苔都很古典，苍藤的长茎盘根错节在历代生灵里，人类所有的轮回被高高挂起，让后人欣赏

嬗递。

江南老妇人信奉王母娘娘、观世音、张天师，不指望奇迹出现，时不时叙说些遥远的、老掉牙的动人美妙的故事，只痴想着来世投好胎。

江南的老男人喜好喝茶，专有茶客一族簇拥。茶客不问季节，不问时辰，不问搭档，不问茶质，漫无目的。饮个过去未来，饮个烦腻顿消，饮个耳目朦胧，饮个无欲则刚。江南的茶馆低檐、棂窗、木桌、长凳，大壶、绿茶、麻将、评弹、烟雾、水汽，构成江南生活脱俗出世的一部分，养成生活中顺从老婆、尊老爱幼的好性格，养成与世无争、朴素温和的生存方式。

江南园林，置身假山石径、池塘水榭、亭廊楼阁之中，雅赏寺塔幽巷、烟柳鱼桥、户盈罗绮古韵，江南园林那种雅致堂皇，宏深富丽，回环繁复，吐纳近远，剔透玲珑的文化流韵迷人之至，比起水乡小镇，另是一番天地，江南园林洋溢的浓重的文化气息，令人忘俗。

杨柳青青、蜜蜂蝴蝶、人面桃花、风流才子、外婆桥永远摇不到、童年的阿娇永远不会长大，这大概就是江南情节。

四

江南的山虽没有拔地横空盖世凌人的孤苦和傲气，虽不能让人虔诚让人顶礼膜拜让人诚惶诚恐。但江南的山是人性化的，溢着灵气，游江南名山不会有前路茫茫、孤旅天涯的体

悟,因为江南山重水复,移步换景,山不转水转。观江上渔火,沐林间轻风,心境自然是不错的。

置身于这诗化的群山,很有些道骨仙风的体悟。山道弯弯,偶见山居人家,修竹绕屋,溪水边草木滋润灵秀。站在山顶看世界,小溪澄、小桥横、小雨冥、小亭冷,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零零碎碎河,隐隐约约屋,清清白白云,朦朦胧胧雾。一江春水穿山而去,横江泛舟,竹筏悠悠,青山古河,渔火远树,恍若渔人入桃源,一幅绝妙的山水画。

江南文化在整体上给人一种甜软温馨,男士文弱精明,女子娇嫩柔美。音乐如春江花月夜,徐缓悠远。歌舞如荷花仙子,采茶扑蝶,柔和清丽。轻歌曼舞、甜润细腻的女子越剧只能在江南土壤成长。美学上讲,江南文化太过秀气,无不透出一种阴柔美,比起北国“骏马秋风”的阔大气象,江南的“春花秋月,暖雨熏风”显得太过纤弱、细腻、委婉。

没有如泣如诉的塞外狂飙下如旗如歌的号角;

没有猎猎雄风下遮天蔽日的滚滚烟尘;

没有叱咤风云扶摇直上的强悍之力;

没有沸沸扬扬的卷帙和荣枯跌宕的故事;

没有坦荡从容的风骨;

没有弥漫腾升的苍茫大气。

北方仅凭风的道劲尖厉,便将北人的胸怀磨砺得更加粗犷宽广,雄劲剽悍;任凭风的利刃刺破耳目,镂刮脸面依然如故。北土是苍鹰的故乡,江南是灵鸟的窠穴。难怪鲁迅不悦:

“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但小气。”“满洲人住江南三百年，连马不会骑了，整天坐茶馆”。

五

品味江南，极易迷路。倘若在江南做文士，会被闲情逸致俘虏。在粉墙小院内挂只画眉笼，种些葡萄石榴花草，或读书作画，玩棋赏桂，或手捧茶壶，落脚亭榭，或嚼曲含香，吹笙聘月，品茗谈艺。这里没有圣朝气象，连气息也属轻柔悠扬，频出唐寅一类的才子：“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江南的固执在放浪、在纤巧、在落拓、在孤傲中散开。

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出大家怕是不能，只能出玩家。江南自古多名士，多狂客狷士，名士中多眉清目秀者，着白绢纺裤，举止风流倜傥，飘逸如玉树临风，不善先锋，只求逍遥、雅玩，士大夫阶层腰间必佩美玉，以示气节清高。

山川英气不属于江南，出徐文长、祝枝山这样的才子，也只能属于水文化滋养的精灵，无法酿出气候。即使当一介草民，偶尔也要圆一回风雅梦。江南土壤膏腴，遍地细粮，珍珠般米饭，莹白喷香，百姓们自诩为人间天堂。民间崇尚虚无遗世，在那通幽的巷衢里，那些自命清高的儒子们喜坐在古屋的阴影里，透过格窗，看那古老垣墙上的斜阳，目送多少唐愁汉恨，多少烟雨濛濛，吟六朝芳草，忆一曲秦淮。在春光深锁、满园浮藻、浓阴匝地、阴气逼人的深深庭院享受那份苍凉，那

份深邃的幽雅。

六

江南不只是绿色的角逐,这里可以看到物化的主动,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人之意外的观照可以在江南见得。

江南这块灵地,是上苍精雕细琢而成。因而太过精美,太过雅致,太优越,便少了残缺美,少了沧桑感。在这样的文化感召下,使得江南文人隐士只求半隐半显,生活逍遥,本性保持无忧无虑的快乐,倒是合了江南文化情调的。唐代名士张志和遭贬遇赦后浪迹江湖,隐居湖州西塞山,自号烟波钓徒,追求“菰饭薄羹”之生活,“上祀袂褱”之风流的自我形象,其《渔父歌》得颜真卿、陆羽、徐士衡、李成矩等名士倡和,使人想起兰亭诗人的绰约风姿和隐逸精神来。张志和独钓寒江,“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很有些姜子牙和严子陵味道。“大隐隐于市”,如余秋雨所说:“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江南走出去的状元、进士一般都活着,在太湖一带古镇的深巷里,冷不丁就会遇上那衣袂飘飘,背影长长的睿智者。周庄的银子浜曾是西晋文学家张翰弃官归里后垂钓之地,也是唐代曾任苏州刺史的诗人刘禹锡遭贬后“优游而揽胜”的去处。南宋大词人姜白石为江南水韵浸染,求得“蓑笠寒江过一生”,在云鹤沧浪烟雨间寻求寄托,那

遗世独立的出世之思悟得“幽韵冷香，清空精远”的意境。

静住水乡小镇，悠闲倒是悠闲，能忘却尘俗烦忧和得失宠辱，然人生志向也一同忘去。

七

江南的时间不太流动，孔子不宜在江南的河边感叹“逝者如斯夫”，江南的固态无所不在：城楼、牌坊、石板路、屋檐、井栏，甚至连河道的淤泥、屋檐的墙灰都有些唐宋气味。

江南的年代是河流，江南的日子是缓慢的，在江南游走，只剩下韵律。

江南早春的河面，常有飘渺的雾气，如同妖气，古有传说江南是出妖精的地方。吴承恩在长兴为官三年，“妖雾”倒是给了他灵感。然梅季的江南气息是极不好闻的，是那种霉变、陈腐的气味，极伤地气的。江南雨，细碎的可以成雾，可以成汽，梅雨天把大地糟蹋得一塌糊涂。江南的雨下得很不干脆，毛毛细雨一下几天，遍地潮腻腻的，屋里散发着霉熏熏的气息，屋角、墙角生出一层层绿苔，瓦罐底出白霜，衣物散发一种怀旧的霉气和阴气。那种腐臭味久久不去，令人头昏体酸，心烦意躁，想抽支烟也吸不出半缕青丝。天长日久，潮潮腻腻，滋生真菌，江南人因此得些极伤元气的怪病，诸如皮癣、脚气、湿疹之类，直痒到骨子里。难怪人说：“习惯了这窝囊的日子，习惯了做窝囊的人。”

这样的文化积淀，使江南人成不了大气候，成不了大家，

不能达观如老庄，习惯于依附强者翼下，精练于圆滑变通中和之中，精明练达，阴柔胆小，急功近利。这倒是应了郁达夫的说法“吴越国人一向好战，坚忍刻苦，富于智巧，自从用了美人计，征服姑苏以来，猜忌使计逐步发达起来”，做小人干卑事始不觉耻辱。”

江南人渴望沙漠，渴望干裂，这样可以爽快，可以豪迈，可以根治脚气，可以去除霉变，可以轻装上阵，即便血喷大地，顷刻间没了，也走了大气一路。

八

人云慷慨悲歌志士多出于燕赵之地，此话不无道理。的确有那么一些软骨头给江南人争了“光”，有那么一批江南汉子，外装气度，内重心机，怀揣一颗玲珑剔透之心，终究逃脱不了阴气的缠绕。虽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折腰的分量远不及这米钱。仅南明就出了一批毫无骨气的无聊文人，清初诗坛盟主东林党魁钱谦益的诗歌造诣已到近代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度，但没有像个真正的文士永辞宦海，屡屡遭贬却又卑躬屈膝，钱谦益创下了文人变节的历史记录。即使成了大家，那劣根性尾巴也是夹不住的，宋代科学家沈括诬陷苏东坡，明代大官湖州人温体仁向上屡讲谰言，使崇祯擅杀大将袁崇焕。江南才子侯方域、吴梅村、龚定山、朱国弼一个个软骨头为历史所唾弃。即便到了现代，败类也照出不误，湖州人章宗祥与海宁人陆宗舆扮演的充当卖国贼角色以后，迎面的唾沫可以

成江河。

入太湖如入仙境，赏西湖如赏仙子，江南人的软骨病是秀山丽水和日子富庶的罪过，故江南人品尝不出南唐的滋味。

江南的古朴昭示着文化的不可朽，反之又是文化的脆弱。

九

江南的历史名城一个个风光远逝，至今古风尚存的，屈指可数，南京算一个，杭州算一个，苏州也算一个，她们历尽沧桑，已没有了古人眼里的美感了。清朝三百年，江南重镇南京是如此了得，三部历史名著《桃花扇》、《儒林外史》、《红楼梦》都记录了这座称之“金陵”古城的繁华，金粉楼台，画船箫鼓，琳宫梵宇，碧瓦朱甍，七百酒楼，千家茶社，万盏灯笼，灯影桨声里的十里秦淮河，香雾烟色一片，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而今十朝古都风景远逝，王气散尽，号称十朝加起来不到四百年，时间跨度却历经十七个世纪，都是些短命的没出息的小朝廷，来去匆匆，这里更出名的是后主，什么陈后主，李后主，诗文满腹，书呆子一个，都是历史的笑柄。没有一个历史名城如此充满浓重的亡国气息，亡国之恨是南京历史永远的痛。

苏杭是公认的江南文化韵味的浓缩之地，杭州太过精雕细琢，没有了自然气息，玲珑剔透的环境，适合的只能是灵鸟，不会是雄鹰。苏州两千五百年的积淀营造出的那种文化氛围，如今已是风景消失，现代建筑将白发苏州打扮得反老

还童，变得难以辨认。江南名镇中，还有点江南味的只剩周庄、同里、西塘、乌镇和南浔，周庄和同里“集中国水乡之美”，不过那是一道残存的水乡风景，西塘与乌镇是故事新编，无非是环水之中，粉墙黛瓦，小桥石驳。相比之下，南浔还有点内涵，除了碧水环绕，小桥流水，古风古韵的水乡特色，这里豪宅巨厦，富甲天下，是出“沈万三”的地方。南浔一为丝，一为书，湖丝与茅台酒在1915年巴拿马同获金奖，世人称之“诗（丝）书之乡”。清代三百年中，南浔出学者四百五十人，著作一千二百种，实乃壮观，南浔以其“簪缨世第，蓬荜名儒，相尚藏书，辉炳邑谋”风采雄称“天下第一镇”。可惜这座书卷气十足的江南古镇，能树起大旗，成为撑得起门面的大家，寥若晨星。

十

魏晋幽深的长廊中，走不出一个江南怪客，只见介然不群的山涛，狂放不羁的阮籍，高亮任情的嵇康，恣情肆志的刘伶，放达不拘的阮咸。江南人只配观赏，不配表演。

江南人成了大家的，也必定是离开江南才发达，鲁迅兄弟、茅盾、王国维、徐志摩、叶圣陶、巴人等。江南文人写不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传世之句，大气之作。即使有被称“江南才子”的唐伯虎、祝枝山、周文宾、文徵明等，也只能在“苏湖熟，天下足”这样的佳丽之地玩把戏，走不出江风水气扑面生悲，秋风拂面落叶生悲这

样的怪圈,在腐草暮鸦、冷月夕阳、残荷苦雨中感受苍凉。曹操虽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白也有“浮生如梦,为欢几何”那样的江南式的低吟,但仍具北方平原荒漠、苍茫浑成、文气奔放、大气盘旋、沉郁顿挫的氛围下铸就的英雄豪杰之气。

江南天生一种诱惑,塞外的剽悍与粗犷终被江南的纤弱所吸引,精工细作的美肴的确比马血羊肠好吃,谁不喜欢锦衣华车,在春江花月夜的境况里,学点繁文缛节算得了什么,大草原的雄浑不能当饭吃,成吉思汗的十三万骑兵可以征服半个世界,却不能征服一个江南,照样乖乖地坐进江南的破旧茶馆,眯起双眼,去欣赏残垣断壁上的蓑草斜阳。

十一

江山须有文人撑,才气需有大气支。文人推崇“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一点上,江南文人中强者有的是,可惜依附于别人,也是悲哀。三国时,有位叫陈琳的江南人替袁绍起草的《讨曹操檄文》使曹操为之出一身汗。江南才子骆宾王的《讨武曌檄》,连被骂的武则天看后也拍案叫绝。清军兵临扬州城下,一股子书卷气的史可法面对敌方的劝降书,起笔写《复多尔袞书》,文章写得十分了得,大有誓与扬州共存亡的气概,并请书法高手誊写,扬州虽被攻陷后屠城三日,然史可法傲骨不朽。一代鸿儒方孝孺竟敢在明成祖登基前的大喜日子里,披麻戴孝行走于陛前,傲然抗旨,被灭十族,浩气永贯。

把气节从一种文化监护上升为一种文化内涵，为官荡涤
五脏六根浊气，为文洗却尘世肮脏，使书香千古，使皎洁永
恒。气节给江南以反思，江南何去，乃千古疑问，看来清一清
江南水乡千年厚积的淤泥，实属必须。让江南从深厚走向宽
广，让文化在种种转换中完成某种关怀。